

## 塘河边榕树下

陈又陈

或许是自己少见多怪,因好久没来了,一个清静的夜晚,我到了过去经常来的县城塘河边散步,却惊奇地发现这里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夜灯下的塘河两岸一新,堤岸道路与上下绿化换了新装,桥边新建了长廊,两边河驳平整有序,给古老而平常的塘河增添了不少新的美意。

其实并非兴师动众,大动干戈才是发展,有时修修补补,旧貌变新颜也是一种创新与发展。事如此,物如此,人亦如此。

建县三十八年了,如今塘河两边几处当年种下的榕树大多已成为荫蔽大树,冠幅广展,阴阴森森。树下已长出长长垂地的气根,就像龙钟老人挂下的长胡须,大有独木成林,遮天蔽日之势。在这些榕树下,曾隐藏着多少天南地北的民间故事与茶余饭后的生活情趣,总是那么令人回味。

建县之初我在塘河边走来往往奔波了十几年,已多年没光顾了,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感慨万千。那时塘河两边的榕树还小,感觉不到特别的风姿,而脑海中仍收藏着不少值得回放的影像。当年工作的足迹还在,当年生活的烙印犹新。那时县城范围还小,条件较差,早上匆匆出,晚上步步归。骑车、上街、买菜、送小孩;赶路、上班、过年、看会市。年年如此。

多年来,同横阳支江桥头边一样,每当黄昏良辰,总会看到不少老年人不约而同相聚于桥头边或榕树下,虽然这些地方还较简陋,却是他(她)们不可缺少的散闷消愁风水宝地,是他(她)们看电视、听鼓词、打牌、聊天的自由乐地。

每当看到榕树下露天乘凉的人,我就会想起过去没空调、没网络、没电视的年代。那时的夏晚,露天乘凉就是一种难得的群聚生活,城市农村,街头村尾,大多如此。如在一棵大榕树下,一壶茶,一把扇,一张睡椅,与几位好友谈天说地,就是一

大享受了。如再有露天电影看,有牛奶棒冰吃那就是上档次的了。我的童年记忆中就有不少此情此景:草席铺地,仰对天空,多人相聚,赤膊上阵,一手拿西瓜,一手摇蒲扇,天上星星故事,地上人间奇闻,家家户户生活琐事无所不闻。多少年,多少代,一年年,一代代,大多上年纪的人都有如此经历,这就是寻常百姓从古以来的一种夏季夜生活。虽然今人的夜生活很丰富,不少人可呆在空调房内上网、看电视。但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往往还是留恋或习惯于过去这种陈旧而简单的夜生活。或许恋旧本就是一种享受。

如今的世界已变得如此神奇,发展如此神速,令人有幸,一机在手无所不能。而只有这些年老人们因为心中总有不尽的旧梦依恋与故土眷顾,聚集在榕树下,正是毫无拘束地找回逝去岁月中永抹不掉的生活激励源与人生闪光点最佳发泄良机。

其实人的生活并非一定要有高雅的环境,高大的气概,而只需要有一种宜人融人的简单氛围。

人生本应简单,而榕树比人更简单,它无需更多的供给,任凭风吹雨打,顺其自然,却会渐渐成长形成盘根错节,叶茂蔽大的天然建筑。在夏天,这样的榕树叶子更加密密麻麻,就像一把打开的大伞,遮盖着多少平凡与不平凡的人;守望着多少寻常与不寻常的事。给大地带来生机,给花草增添滋润。

榕树下也是年轻人歇脚的好地方,塘河边的这些榕树虽只生长了三十多年,比起其他地方算不了大树,但却已成为一种人们生活所需的独特文化。各种各样散步的人来到榕树底下歇一歇,就会感受到凉丝丝的滋味。一阵夜风过,叶子沙沙响。只有此时才会真正感受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美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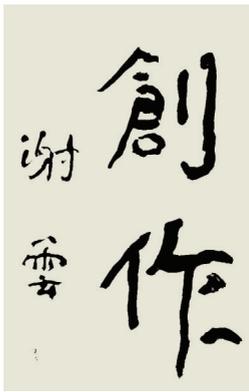
榕树下总仿佛把人带到了另一纯净的世界,这里远了多余的烦杂,少了不

的论理,淡了金钱的诱惑,忘了曾有的阵痛,只有放松的身躯与清香的空气。世间不平之事甚多,唯有空气最平等,人在夜间榕树下静静思考往往体会更深:“后人乘凉”时确不能忘了“前人栽树”的不易。

在县城新区发展后,许多人热衷于到新区生活与工作的今天,却不能忘了这县城之初的塘河两岸,因为这里曾是我们当年开创新区的“起跑点”,是绘就新区蓝图的“始发站”,是值得关注与纪念的“初心之地”。

清晨,太阳未出前,人坐在榕树下,晨风吹来特别舒适,在铺天席地中享受着黎明少有的清幽。太阳一出来,树叶就会发出油亮的光,树与人都显得格外精神。密密的榕树叶间,有时还会传来阵阵鸟鸣,这是平和吉祥之声,是催人的优美晨曲,是伴行人迎接新一天到来的哨响。

三十多年,历经风雨,这些榕树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备尝了人间的冷暖。它们长年累月守护在这清静之地,它的气魄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好运;它的茂盛,给塘河增添了雄伟的英姿。随着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这些榕树必将日益根深叶茂,定会给塘河两岸带来更新的气象、更丽的风光。



## 难忘的铝饭盒

华夏雪

掀开岁月的一角,许多感怆袭上心头。突然想起曾经伴随我成长的铝饭盒,勾起我尘封已久的回忆。对于铝饭盒的记忆,我应该从高中说起。高中我是在镇里念书,离家有一段距离,所以得住宿,于是,带大米,吃铝饭盒便留下深刻记忆。

记忆里那个不大不小的银灰色铝饭盒伴随着我整整高中三年,我刚买的新铝饭盒,银光闪闪,亮晶晶的。每次打开饭盒,米饭的清香氤氲在团团乳白色的蒸汽中,升腾、弥漫,充盈着整个空间。一打开铝制饭盒,期待和喜悦溢满心头,一铝盒里装满米饭,装满故事,也装满记忆,我们这些住宿生每三顿都得蒸饭,由于怕拿错,每个同学都会用刀子子在饭盒盖子上做刻上自己独有的标记,刻名字的,刻符号的,有了标记就不会拿错饭盒。我记不清自己在饭盒上刻着什么字,每次蒸饭,我都把米洗干净,放上适量的水,用绳子把饭盒扎一圈,防止盖子掉了。然后将所有集中过来的饭盒整齐码在笼屉里,一个笼屉放满,另一个笼屉接着放,直到所有的饭盒都放进去。学校食堂里有一个大土灶,灶上有两口大铁锅,锅里装满水,锅上架着大蒸笼,一层二层三层叠放起来,再盖上蒸笼盖子。灶间放着一堆又黑又大的煤,还有一把铁锹,烧火时就往灶膛里添煤,灶膛很大,可以装下很多的煤,在鼓风机的鼓动下,灶膛里的炭火又红又旺,把烧火师傅的脸也印得红红的。不过十几分钟大家的饭就都蒸熟了,我们在教室里也能闻到饭香。

快到开饭时间,烧饭师傅把一格格热气腾腾的饭盒抬到食堂门前的大桌上,依次排开,方便大家拿。还记得那时候一下课都跑去拿饭的热闹场面。同学们一窝蜂地拥向食堂,个个争先恐后,生怕自己拿不到饭盒。其实找饭盒还真是件费力的事,在蒸气弥漫中找自己的饭盒,你推我挤,眼睛搜寻双手挑拣,我都是让那些男同学先拿走,再寻找自己的,这样不会因为拥挤而徒劳。拿到饭盒也顾不得烫手,就去食堂买菜,回到教室或是寝室狼吞虎咽猛吃一顿,别提多开心,那是最难忘的事。吃饭的时候同学们就会互相看看各自的饭菜,你今天买什么菜,我买什么菜,他买了什么菜,议论什么菜好吃,什么菜不好吃,纯真满满笑颜笑语中情谊绵绵。

周末回家一次,周一又来学校,背上一周的大米,带着从家里带来的酸菜,还带着母亲给的一周的生活费,就这样打发一周的日子。

丢饭盒是常有的事。看着同学一个个都拿走自己的饭盒喜滋滋地闻着饭香离开食堂,而我还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的饭盒,一笼一笼的找,笼里的饭盒不断减少,还是不见饭盒的踪影,才断定饭盒被拿错或被那些懒于蒸饭的人拿走了。我心急如焚,两手空空,是要饿肚子了。可那是我刚买的新饭盒啊,就这样没了,我有点想哭。但又没办法只好到外面买个面包什么的充饥,有时还买不到面包就只好饿了一顿。口袋里不多,暂时无法再买新饭盒。第二天开饭时,又去寻了一遍,看有没有自己的饭盒出现,幸运的话还真能找到,急忙打开饭盒,发现米饭满满一盒,定是哪个家伙拿我的饭吃了,又重蒸。找回饭盒就好,总算不用再花冤枉钱。

有时真的找不到,就凑合着和同学一起蒸一顿饭,暂度难关。两个人吃一个饭盒,蒸一盒满满的,一人一半,一碗菜汤,解决一顿饭,填饱肚子。那次,我和同寝室的同学们一起同吃一个饭盒一周。香喷喷的米饭,一根油条,一碗紫菜汤就吃得津津有味,满口留香。

时光游走,岁月更迭,一晃三十年过去。曾经的同学们,长大后我们天各一方,是否还记得我们共同的回忆? 寝室,铝饭盒,米饭。是否也同我一样越来越怀念那种味道,那种香味是否依旧在鼻翼两侧徘徊。虽然如今在人们记忆里那个铝饭盒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那一一份亲切,那一一份快乐,裹一缕思愁的烟火气息酝酿出幸福的味道将永远萦绕我心头,难以忘怀……

## 以一朵花为名

李步舒

花为媒,在闽浙边关的苍洋山中举办盛会,年复一年邀引八方商贾、各各探奇登临,这实在是一宗悦己悦人的“大买卖”。卖者,秉自然精华,将满山满壑的桅子花“大白”于众。买者,闻香而至,将花开盛况与梦里憧憬相逢尔后披香载趣而还,这对我等来说,该是多么愉快的周末之行。

在苍洋村,我的不少宗亲从事黄桅子生产和经营,在每年的春雨绵绵之后,就以“桅子花节”的名义发出邀请。而我,总是依凭对桅子的曾经熟悉,置邀约于淡漠。没想到十余载光景下来,如今的黄桅子已经成为福鼎山村的支柱产业之一,浩浩十余万亩隐匿于山野峰峦,成了一道道独特风景线,其知名度紧随福鼎白茶的脚步。

举目皆雪白,闻香不用醒。赶上桅子花节那天适逢细雨霏霏,但丝毫没有影响兴致。贯岭镇政府倾巢倾力,有序地将各路来宾引导向“主会场”苍洋村。而退休时常往来于城市和家乡的李步泉先生,今天竟也成了接待我们的东道主,忙前忙后热情地介绍家乡,了愿乡愁的知足感写满老脸。那天中午大家是在一位宗亲小辈的茶厂吃的饭,印象最深的便是用鲜花现炒的“花菜”了,余香绕口滋味别样,再添上饭后那一盏白茶,仿佛把整个山水的灵气都收入丹田,蕴育在心底里。

认识黄桅子还是童年的时候,土郎中,我家姑姑给我服用的汤药里总有这一味,因此使人皱眉的清苦口感常令我犹豫再三。深入了解黄桅子,那是1995年我在柘荣县富溪镇工作期间。那几年全市上

下都在学习寿宁“半县花菇半县茶”的农业开发经验,为了确保当地农业能够“丰歉消弥、旱涝保收”和突出地方特色,我们一直在寻找破解困局的办法。

我的家乡苍南县和福鼎贯岭镇隔壁,与之山水相连的五凤乡南山头村,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着手连片开发黄桅子。托我老同学吴国华联系后,还特地邀请了时任柘荣县委副书记记缪旭明同志带领各村支书前往考察。考察中发现黄桅子确实是一颗投入少、产出稳、易管理、尤其适合单季稻生产区农时的“摇钱树”。当东道主亮出一片有着二十多年树龄的树王时,大家彻底动了心。那年秋收后,便在陈上洋村的神仙坪地块,示范性垦挖了230多亩植上了幼苗。第二年由县里农业苗圃基地鲜插育苗并在各村推开,连邻乡黄柏、宅中等地也纷纷引种,还被写进县里农业开发工作部署计划当中。

记得当时的贯岭一带也刚开始重视起来,但凭借紧邻浙江市场的地利之便,星星点点没几年就呈燎原之势。而柘荣却因更高附加值的太子参种植方兴未艾,无形中冲淡了作为中药材产业之一的黄桅子,终究无可迴避地落入了惯于避害趋利的小农经济巢臼。

以一朵花的名义隆重举办盛会,让我想起了武则天朝的洛阳牡丹,但二者间有明显不同。邀集牡丹花开会,是为了宣扬和粉饰太平,鼓吹享乐奢靡,因此花比人贵,花魁则人名。而举办桅子花节,是为了提高知名度扩大区域经济影响力,通过集中活动生成订单农业,实现“多收了三五斗”,因此人比花重要。尤其在当下崇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周末里,

在可小众山的苍洋山顶搭台办节,便赋予了时令与趋势的诗性意涵。面对青山绿水,尽收“六月飞花”和浮动中的暗香,四方宾朋必将留下别样的美好。

在医者眼里,黄桅子浑身是宝。除了入药,还是美容产品的重要成份,其花香郁而醇厚,生活当中常食花为肴,是乡间待客的希罕之物。宗亲步抽大弟每年都会将鲜花收集后冷藏送我,或爆炒或作羹,再加上少许虾米扣拎味于舌间,大有祛心火纳夏凉之功。节后不久,我的女儿还来电索要,说是朋友微信获悉“桅子花节”盛况急于“一偿为”。

近几年,深加工研发也应势而生。福鼎的林氏老友长期从事发油器生产,忽然间也跨界玩起了黄桅子深加工,又是提炼精油又是搞沐浴露,还将鲜花烘干了销售,愣把桅子和花的生命周期,活脱脱地演绎出生动形象生产链。深信随着科技进步,大自然遗赠的这一宝物,定然还会打破人们的固有认知,更广泛地应用到新生活当中去。

因为桅子的常绿、不择地气的生之顽强和花色花香的纯净,古人常将其视为“后花园”的补景巧物。清时文学家、戏曲家、名士李渔在《闲情偶寄》(又名《笠翁偶寄》)中专门有记述:桅子花无甚奇特,予取其仿佛玉兰。玉兰忌雨,而此不忌;玉兰齐放齐凋,而此则开以次第。细细想来的确如此,她从不因风雨而耽搁了自己的花序,从容地洁白,从容地消隐,花开花谢正当其时。如同恋乡恋土的农民兄弟,次第人生中默默劳作,在不争之争中坦然面对风云变幻,适时就将最美的一面毫无掩饰地奉献给这个世界。